

2003,意乱情迷混伦敦（上）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  
建议阅读原文

[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\\_ti2020/213/2021\\_2022\\_2003\\_\\_E6\\_84\\_8F\\_E4\\_B9\\_c107\\_213263.htm](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3/2021_2022_2003__E6_84_8F_E4_B9_c107_213263.htm)（一）考完试的当天，心情舒畅的很。回来的路上，将书撕成两半，抛出了窗外，惹得车上那些碧眼金发的洋女人们直瞪眼。疯子就疯子吧，每夜的攻读加上烦人的工作，早就是疯子了。首先想到的是去香港逍遥。昔日的哥们、朋友早断了联系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网随着自己的离开和闭门读书，早已七零八落。唯一安慰的是自己还活着，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潇洒。飞机落地的时候，已近黄昏。二月的香港，显然有些凉。见到同事的时候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同事笑了：广州肺炎泛滥，死了人，你可别一见我就死。我当即亲了他一口：要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一个时髦的小姐在旁边笑，她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了。同性恋我是不想当的，从小就喜欢女人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所以，一到酒店，就打发同事走了，我想见的是苏菲，一个漂亮的女人。苏菲是在三年前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，面容清秀，脖子白晰，高高的发髻盘在脑后，言谈举止，透着成熟和妩媚。前往英国时，想约她一道流浪，被拒绝了。理由也简单，她喜欢我的浪漫，却害怕我的无羁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我只是难求的异性知己，却不是厮守一生的伴侣。她来的时候，已近九点。还象以前那么热情，拥抱，亲吻，然后是打情卖俏、胡说八道。我们见面很少说正经的东西，因为都不愿累得整天装着道貌岸然。“你的头发又少了”。第一次听她这么正经说话，“都这么大人了，还那么要强干什么？在外边觉得苦，就回来吧，毕竟还有朋友在。”这个世界上

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，那就是苏菲了。在她面前，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，因为我知道根本就瞒不住她。“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”。我假装淡定，强挤出一丝笑容。二年前发生的那场让我远走他乡，奔波流离的恩怨纠纷，我不想再提。“那就好。走，吃海鲜、游船河去吧”。苏菲显然不想我太伤感，执意拉我出去。美丽的维多利亚港，依然灯火辉煌；善解人意的苏菲，依然是那么恬静；那哀怨靓丽的李颜呢，是否还那么依人？（二）香港的天气总是那么变化无常，感冒没好，反而加重了。吃了几片牛黄解毒丸，没治好感冒，却把全身的毒气逼上来，咽喉肿的厉害，连话都觉得困难了。莫非真要得急性肺炎？好在，不能说话并不影响大脑，所以集团召开的会议，还是去了。是在会所开的。群山环绕下，有一片绿地，中央有一座别致的小洋楼，就是会所了。会议选在这里开，是贾毅的主意，据说自从二年前他在这里被提拔为集团最年轻的部门长以来，就视这里为风水宝地，每年总来几次沾下宝气，每逢他主持的会议一定选在这里。也许真有宝气，他一直官运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贾毅还是从前的风度翩翩，主席台上依然是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。虽然心里还有憎恨，却不得不佩服他。三十岁的年纪，坐在几万人的大集团的部门长位上，光有运气，没有实力是不可能的。有时瞎想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，也许真可以成为好朋友，好同事。可惜，世上永远没有如果，二年前他抢走自己李颜的事，始终不能忘怀。李颜绝对是美女，身材好，秀丽，尤其是脸上的那种素淡中带忧郁的神态，让充满阳刚之气的办公室为之骚动，跃跃欲试的小伙子都想赢取这位拥有古代仕女气质的芳心。所以打从进公司的那天起，李颜

就成了我们追逐的对象。也许是同乡，李颜最后选择了自己。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却被公司派出培训半年。回来的时候，李颜已经成了贾毅的妻子。后来隐约听说一天夜晚，公司新年PARTY，贾毅送醉酒的李颜回去时，当夜留在了那里。接下来，我揍了混账的贾毅的事闹得公司沸沸扬扬，不但被记过处分，本已内定的部门长也让贾毅坐了。一气之下，要求来到了远离公司总部的敦。贾毅讲完时，早已过了午饭时间。没有心情，也没去餐厅，一个人到了房间，却意外的发现了在房间等候的苏菲和李颜。不用说是苏菲特地安排的，否则李颜不可能知道我回来了。李颜还是那么秀丽素淡，不过越发显得瘦弱。她话依然不多，只是淡淡的谈谈生活和工作，我由于咽喉发肿不能说话，只是点头；苏菲则在一边时不时地说点笑话，免了静场时的尴尬。真难为她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一位同事说，咽喉发肿是毒气太重，喝点烈酒能消毒，于是哄闹着逼我喝下去大杯的65度北京二锅头。烈酒下肚的当口，只觉得咽喉一阵刺疼，别说说话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了。才知道，又被他们耍了。那天深夜，反复睡不着。从窗外看出去，天空依然那么昏暗，沥沥的小雨依然没停。心情糟的厉害，仿佛满腹纷飞的鸡毛。（三）从香港归来，没有吃药，咽喉慢慢的好了，声带也没坏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，看来不是夺命的肺炎。电话告诉苏菲，苏菲玩笑说，大概是到香港水土不服了吧。我说，水土再不服，对你却依然如故，逗得她咯咯大笑。也许，香港那一地鸡毛的鬼地方，除了苏菲，自己早已不习惯了。到了四月，伦敦的好天气就来了。熬过了几个月的漫长冬季，第一次享受到阳光和煦时，你会觉得生活还不是那么彻头彻尾的糟糕。心情好了

许多。考试考的好，专业证书给了，大红钢印；学位证书也给了，尽管毕业都一年多了。没有了读书考试的痛苦，轻松了许多，与苏菲的通话越来越多，无非是说说笑笑，八卦菲闻，却从不涉及自己的事，仿佛那是一块禁区，尽管人人心里渴望，却故意回避，李颜和贾毅的事也极少提及。伦敦的公园，一直喜欢。参天的大树，绿毯似的草坪，永远那么清静和谐。躺在树下沐浴阳光，看见苇絮在阳光中飘飞，泛着白光，象极了随风飘舞的鸡毛。不知怎的，看见似鸡毛的东西，心情就变坏，总觉得鸡毛乱飞是不祥的征兆。苏菲的电话是深夜来的。李颜得了SARS，入院了。对SARS的厉害，在报纸上得知的一清二楚，连病因都找不出的怪病，短时间内足以让人毙命。尽管公司再三警告，第二天刚亮我还是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。飞机上空的很，生命毕竟宝贵，没有几个人敢在这时候去香港找死。到了香港，才知道虚惊一场。李颜被误诊，只是普通的感冒，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虽然花了上千镑的冤枉钱，还是高兴，这年头除了生命什么都不值钱，没事就好。贾毅没在，听说在中央党校学习，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，哪怕拿自己妻子的生命去换，他也不在乎。苏菲问，如果得病的不是李颜，而是她，我会不会不加思索地回来看她。我说，当然会。说得她笑得象朵花。那夜，我第一次留在了苏菲的家里。才发现，她竟是如此的温柔

。Ranger88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（一）考完试的当天，心情舒畅的很。回来的路上，将书撕成两半，抛出了窗外，惹得车上那些碧眼金发的洋女人们直瞪眼。疯子就疯子吧，每夜的攻读加上烦人的工作，早就是疯子了。首先想到

的是去香港逍遥。昔日的哥们、朋友早断了联系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关系网随着自己的离开和闭门读书，早已七零八落。唯一安慰的是自己还活着，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潇洒。飞机落地的时候，已近黄昏。二月的香港，显然有些凉。见到同事的时候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同事笑了：广州肺炎泛滥，死了人，你可别一见我就死。我当即亲了他一口：要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一个时髦的小姐在旁边笑，她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了。同性恋我是不想当的，从小就喜欢女人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所以，一到酒店，就打发同事走了，我想见的是苏菲，一个漂亮的女人。苏菲是在三年前一次研讨会上认识的，面容清秀，脖子白晰，高高的发髻盘在脑后，言谈举止，透着成熟和妩媚。前往英国时，想约她一道流浪，被拒绝了。理由也简单，她喜欢我的浪漫，却害怕我的无羁，在她的心目中，我只是难求的异性知己，却不是厮守一生的伴侣。她来的时候，已近九点。还象以前那么热情，拥抱，亲吻，然后是打情卖俏、胡说八道。我们见面很少说正经的东西，因为都不愿累得整天装着道貌岸然。“你的头发又少了”。第一次听她这么正经说话，“都这么大人了，还那么要强干什么？在外边觉得苦，就回来吧，毕竟还有朋友在。”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，那就是苏菲了。在她面前，我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，因为我知道根本就瞒不住她。“都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”。我假装淡定，强挤出一丝笑容。二年前发生的那场让我远走他乡，奔波流离的恩怨纠纷，我不想再提。“那就好。走，吃海鲜、游船河去吧”。苏菲显然不想我太伤感，执意拉我出去。美丽的维多利亚港，依然灯火辉煌；善解人意的苏菲，依然是那么恬

静；那哀怨靓丽的李颜呢，是否还那么依人？（二）香港的天气总是那么变化无常，感冒没好，反而加重了。吃了几片牛黄解毒丸，没治好感冒，却把全身的毒气逼上来，咽喉肿的厉害，连话都觉得困难了。莫非真要得急性肺炎？好在，不能说话并不影响大脑，所以集团召开的会议，还是去了。是在会所开的。群山环绕下，有一片绿地，中央有一座别致的小洋楼，就是会所了。会议选在这里开，是贾毅的主意，据说自从二年前他在这里被提拔为集团最年轻的部门长以来，就视这里为风水宝地，每年总来几次沾下宝气，每逢他主持的会议一定选在这里。也许真有宝气，他一直官运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贾毅还是从前的风度翩翩，主席台上依然是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。虽然心里还有憎恨，却不得不佩服他。三十岁的年纪，坐在几万人的大集团的部门长位上，光有运气，没有实力是不可能的。有时瞎想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，也许真可以成为好朋友，好同事。可惜，世上永远没有如果，二年前他抢走自己李颜的事，始终不能忘怀。李颜绝对是美女，身材好，秀丽，尤其是脸上的那种素淡中带忧郁的神态，让充满阳刚之气的办公室为之骚动，跃跃欲试的小伙子都想赢取这位拥有古代仕女气质的芳心。所以打从进公司的那天起，李颜就成了我们追逐的对象。也许是同乡，李颜最后选择了自己。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却被公司派出培训半年。回来的时候，李颜已经成了贾毅的妻子。后来隐约听说一天夜晚，公司新年PARTY，贾毅送醉酒的李颜回去时，当夜留在了那里。接下来，我揍了混账的贾毅的事闹得公司沸沸扬扬，不但被记过处分，本已内定的部门长也让贾毅坐了。一气之下，要求来到了远离公司总部的敦。贾毅讲完时

，早已过了午饭时间。没有心情，也没去餐厅，一个人到了房间，却意外的发现了在房间等候的苏菲和李颜。不用说是苏菲特地安排的，否则李颜不可能知道我回来了。李颜还是那么秀丽素淡，不过越发显得瘦弱。她话依然不多，只是淡淡的谈谈生活和工作，我由于咽喉发肿不能说话，只是点头；苏菲则在一边时不时地说点笑话，免了静场时的尴尬。真难为她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一位同事说，咽喉发肿是毒气太重，喝点烈酒能消毒，于是哄闹着逼我喝下去大杯的65度北京二锅头。烈酒下肚的当口，只觉得咽喉一阵刺疼，别说说话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了。才知道，又被他们耍了。那天深夜，反复睡不着。从窗外看出去，天空依然那么昏暗，沥沥的小雨依然没停。心情糟的厉害，仿佛满腹纷飞的鸡毛。

（三）从香港归来，没有吃药，咽喉慢慢的好了，声带也没坏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，看来不是夺命的肺炎。电话告诉苏菲，苏菲玩笑说，大概是到香港水土不服了吧。我说，水土再不服，对你却依然如故，逗得她咯咯大笑。也许，香港那一地鸡毛的鬼地方，除了苏菲，自己早已不习惯了。到了四月，伦敦的好天气就来了。熬过了几个月的漫长冬季，第一次享受到阳光和煦时，你会觉得生活还不是那么彻头彻尾的糟糕。心情好了许多。考试考的好，专业证书给了，大红钢印；学位证书也给了，尽管毕业都一年多了。没有了读书考试的痛苦，轻松了许多，与苏菲的通话越来越多，无非是说说笑笑，八卦菲闻，却从不涉及自己的事，仿佛那是一块禁区，尽管人人心里渴望，却故意回避，李颜和贾毅的事也极少提及。伦敦的公园，一直喜欢。参天的大树，绿毯似的草坪，永远那么清静和谐。躺在树下沐浴阳光，看见苇絮在阳光

中飘飞，泛着白光，象极了随风飘舞的鸡毛。不知怎的，看见似鸡毛的东西，心情就变坏，总觉得鸡毛乱飞是不祥的征兆。苏菲的电话是深夜来的。李颜得了SARS，入院了。对SARS的厉害，在报纸上得知的一清二楚，连病因都找不出的怪病，短时间内足以让人毙命。尽管公司再三警告，第二天刚亮我还是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。飞机上空的很，生命毕竟宝贵，没有几个人敢在这时候去香港找死。到了香港，才知道虚惊一场。李颜被误诊，只是普通的感冒，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虽然花了上千镑的冤枉钱，还是高兴，这年头除了生命什么都不值钱，没事就好。贾毅没在，听说在中央党校学习，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，哪怕拿自己妻子的生命去换，他也不在乎。苏菲问，如果得病的不是李颜，而是她，我会不会不加思索地回来看她。我说，当然会。说得她笑得象朵花。那夜，我第一次留在了苏菲的家里。才发现，她竟是如此的温柔。Ranger8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[www.100test.com](http://www.100test.com)